

北京孔庙和国子监

道统千载集大成

严冰 刘家玮 侯钦腾

“张居正，袁崇焕，林则徐……”游客们在碑上寻找着自己熟悉的名字，不时发出阵阵惊叹。这是北京孔庙“进士题名碑”前的一幕。北京孔庙是元、明、清三朝皇帝祭祀孔子之地，也是进士们“金榜题名”之所。毗邻孔庙而建的，则是700年前的国家最高学府与管理机关——国子监。其中建有专供皇帝讲学的“辟雍”大殿，保存着儒家经典的钦定版本。

可以说，北京孔庙与国子监体现着古人对教育、对文化的最高规格礼遇。这里堪称存续千年道统与中华文脉之地。笔者站在孔庙大门先师门外，只见红墙、绿树、金瓦相互掩映，庄严雍容，不由得心生敬畏。

肃肃文庙 巍巍太学

孔庙又称文庙、先师庙。北京孔庙坐落于安定门内的国子监街，始建于元大德六年（1302年）。虽然规模不及山东曲阜孔庙，但它作为皇家祭孔的场所意义非凡。

走进先师门，只见亭亭如盖的翠柏之下，一尊孔子像立于庭中。左右两厢则是蔚然成林的近200通“进士题名碑”。孔子的“好学生”——元明清三代的进士们，皆留名于此。

大成殿是孔庙的中心建筑。大成，指孔子集古今大成，殿前便是皇帝行祭孔大礼的地方。在青石甬道两旁，11座红墙黄瓦的碑亭静立于浩浩松涛之中，仿佛先师座下低眉聆教的弟子。与别处不同，这座大成殿的屋脊上装饰有9个兽像。孔庙的讲解员陈宇彤解释说：“传统建筑讲究尊卑有序，只有皇宫里金奎宝殿的屋脊允许用‘十兽’装饰。在这里装饰九兽，说明孔子的地位仅次于天子。”



▲十三经碑林

孔庙西侧便是国子监，二者显出“左庙右学”的传统建筑规制。国子监古称“太学”。《礼记》中有“帝入太学，承师问道”之说，足见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地位。

在国子监中，一座流光溢彩的琉璃牌楼，尤为引人注目。这座牌楼四柱三门，正中大门被称为“龙门”，只有皇帝和新科状元可从中走过。“跃过龙门”，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梦想。而今，王侯将相已为历史陈迹，只有笔者面前的牌楼在阳光下闪耀，见证着百年来的荣耀与风光。

牌楼后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大殿。“这座大殿依‘辟雍环水’的古制而建，大殿建于水池之上，而水道为环形，恰如一块玉璧。”陈宇彤告诉笔者，相传周天子的学校名为辟雍，“辟”即是“璧”，“雍”意为水中的高地。后世皇帝便将“辟雍”当作亲自讲学、宣扬文德教化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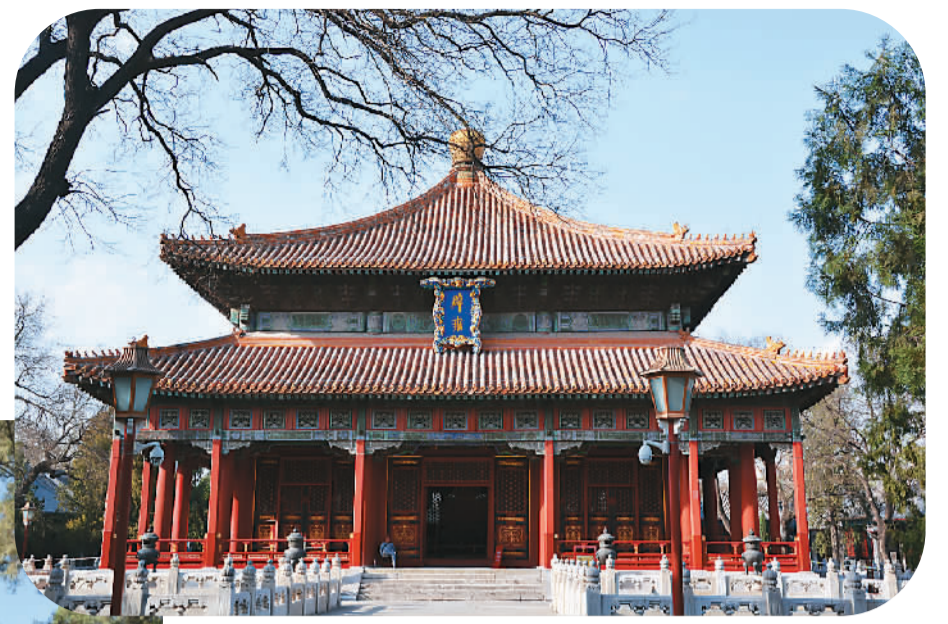
大殿殿基为方形，在流水的环绕下成“外圆内方”之形，规矩不爽。而这也体现出“教化”的内涵。

万世师表 文兴之地

一株苍翠葱郁的古柏立于孔庙大成殿西侧。相传此柏为元代大学者、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。许衡品性高洁，少时便有“不食无主之梨”的美谈。

“相传明朝奸相严嵩曾来这里祭孔，路过这棵柏树，突然狂风大作。柏树摇摆的枝叶刮掉了严嵩头上的乌纱帽，令他大为惊骇。”在古柏下，笔者听到了这样的传说。传说虽难免附会之嫌，但足以说明这里寄托着人们对美德与道统的向往。

这种向往也可以从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中看出。孔庙内有一方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加号碑”，为元成宗追赠封号时所立。孔子生前政治失意，不过身后的地位却越来越高。这个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，是他获得的最高封号。大成殿上还悬有康熙题写的御匾，上书“万世师表”4个大字。



▲辟雍大殿



▲孔子像

如果说孔庙的意义在于“尊师”，那么国子监则象征着“重教”。

笔者走到辟雍殿后的桥上，远远便看到一块青石上盖上了玻璃板。陈宇彤笑道：“这里是清朝时为进士三甲举行‘释褐簪花’仪式的地方。‘释褐簪花’时，状元郎就是站立这块石板上，脱下布衣，换上官服，让国子监祭酒为自己戴上金花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们就不再是平民了。”据了解，为了显示重教兴学，皇帝们还经常来国子监讲学。他们在辟雍殿中对儒家典籍发表“御论”，这便是古籍所载的“临雍讲学”。

不过，重教兴学并不仅仅流于这些形式。国子监收藏的“十三经碑林”，便显示出古人修典传灯的苦心。乾隆年间，朝廷召集学者，对十三部儒家经典进行详尽校勘，并将它们刻于石碑之上，以之为国家认定的权威版本。可以说，这些“石经”，就是当时的标准教科书，对于儒家道统的存续可谓意义重大。

孔子以一介布衣为百世师表，他开创的儒学经过两千余年发展，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思想底色。纪念先贤、弘扬儒学、教化四方，是孔庙与国子监的精神内核。

道统不坠 四海行之

如今，虽已没有皇家声势浩大的祭祀与讲学，但孔庙与国子监仍然是展现儒学魅力、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。

“2008年以来，我们接待过不少外国政要。”陈宇彤不无骄傲地说。自8年前重修开放后，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迄今接待游客已逾百万。同时，孔庙开展的儒学教育也越来越受欢迎。据了解，孔庙开设的“国学馆”，每到周末都会爆满。

在大成殿后，笔者还看到一群身着华服的舞者随着古乐翩翩起舞。她们先是手持竹筒高诵《论语》；继而

用婀娜的身姿，展现《诗经》名篇《关雎》的意境……令人不由得陶醉于传统文化之美。乐舞结束后，观众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原来，为了更好地展现国学的魅力，博物馆将传统宫廷舞蹈与祭孔乐舞相融合，编排了舞蹈《大成礼乐》。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笑着告诉我们：“自演出以来，观众的反响一直非常好。除了在这里展演外，我们也在十余所高校进行了巡回演出。”

儒学的传承，在新时代也表现出了新的形式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。

“我们不是旅行团，而是‘游学团’。”来自宝岛台湾的谭女士说，他们是专程来祭拜孔子，感受儒家文化的。“在北京停留3天后，我们还要去曲阜。”在十三经碑林前，这些台湾游客仔细辨认着碑上的字句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不过，孔子的影响力可不只限于“儒家文化圈”。来自新西兰的小伙Nicolas来京度假，也特意到孔庙游览。他坦言，对儒学，自己并没有太多了解。“但我们都知道，孔子是个智者。他说过很多有智慧的话。”他笑着说。

道统不坠，历经千载而集于大成。儒学在当代已呈复兴之势，孔庙和国子监正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

▲国子监的琉璃牌楼

展示德兴1300余年矿冶史

从德兴市区铜都大道出发，进入凤凰湖景区后沿环湖公路，经和兴古街便到了江西矿冶博物馆。但见群山怀抱中，几栋仿宋建筑掩映其间，馆前相对空旷的广场上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矿石耸立中央。

进入馆内，园林风景扑面而来。一碧如洗的天空下，灰色的地砖、暗红的房子，巧妙穿插着竹子、桂花、黄杨及各种绿化植物，勾勒出一幅绝美的园林景致。“古”建筑、“旧”文物、“老”矿洞，让你顿感穿越时空。

“德兴有金银铜冶之饶，岩崖溪谷，往往夜见宝气，汰沙拾壤，则非常之珍可致也。”在矿冶博物馆德兴碑刻厅，我们认真地辨认着熊本《安静阁记》碑文。

“江西矿冶博物馆是一个大型历史、科技类博物馆，在展示上，以史诗般的叙述手法再现江西矿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，用逼真的场景制作复原江西先民伟大的科技创造。”德兴博物馆馆长叶淦林如是说。

据了解，德兴建县1800多年，矿冶史就达1300余年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有色金属矿业基地，金、银、铜等矿物富集，世界罕见。境内遗存丰富，现代规模宏大的采冶景观与古代采冶遗迹交相辉映，使德兴成为体验矿冶文化的宝库。2013年9月25日，省文化厅在德兴设立江西矿冶博物馆，从而使之成为首个省级矿冶专题博物馆。

卓越的古代炼铜家张潜

在江西矿冶博物馆的显著位置，摆放着张潜的巨大铜像。张潜，字明叔，北宋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生于银城吴园村，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去世。张潜一生最大的业绩，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总结、完善、推广胆水浸铜技术。

德兴自古以来就是藏银、蕴铜、出金的风水宝地。



▲广场上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矿石

矿业巨人千年不倒

江西德兴，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业史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一个屹立千年而不倒的矿业巨人，它为中国的文明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今天的德兴人用史料、图片、图表、数据说话，真实反映今日江西矿业无愧于先人的业绩，突出“世界钨都”“亚洲铜都”“稀土王国”“亚洲锂都”，以及金矿之最、钽铌矿之最、铀矿之最、磷矿之最等称雄于世的领先行业。

近日，本报记者走进江西矿冶博物馆。该馆坐落在德兴市凤凰湖景区，占地面积40亩，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。



——访江西矿冶博物馆

本报记者 陆培法

早在唐朝，官府就在铜厂（现在的泗洲镇）设铜场采铜。到了北宋的神宗、徽宗二朝，朝廷大量铸造铜钱，铜的需求量急增。当时，主管铜场生产经营的张潜遇到了头疼的事情：一方面，官府天天催着交铜；另一方面，铜场用的是祖宗传下来的老方法采铜，产量很低，而且又不稳定，不提高产量就很难向官府交差。

实践出真知。张潜带着他的弟子们不畏艰险，踏遍铜场周围的崇山峻岭，寻找矿源。经过几个寒暑的探查，终于探明铜山、朱砂红等地共有32泉、138沟盛产胆泉，可浸铁取铜。张潜对每处胆泉都作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，得出“雨多泉溢，所浸（铜）为最多”的结论。经过反复试验，张潜总结出一套完善的胆水浸铜生产工艺。现代专家说，这种技术在当时堪称先进，其铁

耗指标和现代生产标准也相当接近。张潜将胆水浸铜技术应用于生产，德兴铜场的产量大增。

绍圣年间（1094年—1098年），已届古稀之年的张潜将自己的成果写成冶铜专著《浸铜要略》。这是我国最早，也是唯一的一部铜生产技术的专著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，张潜嘱咐他在朝廷任职的四子张甲将《浸铜要略》献给朝廷，“朝廷下其法于诸路”。湿法炼铜技术很快在全国十多个铜场推广，效益明显，“岁取铜数百万”。张潜的湿法炼铜技术受到朝廷嘉奖，称这种技术“用费少而收功博，宜乎朝廷之所乐闻也”。

张潜墓行状碑是在张氏世居之地德兴银城吴园村出土的。碑青石质，碑石144厘米见方，厚15厘米，碑体平整巨硕。书体行楷，娟秀劲丽，镌刻精工。碑文纵59行，每行64字，计3600字，记载张潜一生对炼铜事业

的重大贡献。张潜碑撰刻于北宋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三月，由“通议大夫”万如石撰文。

湿法炼铜技术，由中国首先发明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，是中国古代科技在矿山冶炼方面的一项伟大成就。中国用胆水炼铜比欧洲领先500年，张潜和他的《浸铜要略》在世界冶金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一页。

矿冶之地有厚重的历史文化

大茅山巍巍，泊水河碧碧，山水相辉映，景致万端。

早在商周，就有人在德兴居住。东汉建安八年（203年）建县，南唐升元二年（938年）取“唯德乃兴”之“德兴”为县名，迄今已有1800多年的建县史。其矿冶历史悠久，素有“银城”“铜都”“金山”之称。

南陈（南朝陈代，557年—589年），德兴开始采银，此后为历朝历代银场，唐朝时官办邓公场“岁产白银十万两”，北宋天禧五年（1021年）产银88.3万两。

至今，德兴遗存有各朝代的横坑、平巷、斜巷、竖井等古金银矿井188处，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、矿井数量最多、矿井形制最为复杂的大型银矿冶遗址。

唐代，德兴就开始了炼铜。直到今天，德兴铜业依然雄踞亚洲铜业之冠的宝座，居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。

德兴海口村是个唐宋古村，村里仍遗存有古城门、古城墙、古街巷、古牌楼、古民宅、古戏台、古码头等古迹；历史上，村中进士者有120人，中国历史上的忠烈将军董全斌、治荒名吏董谓、大文豪汪藻都出自海口。历史名人有张潜、舒复、徐俯、张焘、夏原吉、王祐、舒清等。

德兴人选择了文物，以博物馆为载体，以馆藏文物为纽带，以实物塑形象，全方位展示出大茅山泊水河的地理人文之深厚内涵和无穷魅力，彰显了德兴地方的文化特色，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充分了解这座城市的灿烂历史文化，汲取、培育和传承文化精神。



▲张潜铜像